爲七雄後悉爲秦所并潘岳詩荆棘成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士贇曰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啖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啖或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此用其語意以喻龍虎戰爭於中原也陶潛詩漂流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士贇曰揚子雲曰美哉斯文聆清和之正聲嵇叔夜琴賦理正聲奏妙曲史記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梁蕭統文選序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士贇曰揚馬者司馬相如揚雄也揚雄傳雄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以爲式本傳贊曰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倣而馳騁云頹波者莊子注波流頹靡之義屈原九章穆渺渺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垠岸也言無畔岸也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士贇曰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

政之所由廢興也莊子千轉萬變而不窮記仲尼憲章文武

自從建安来綺麗不足珍

士贇曰建安乃漢末年號文選有曹子建父子兄弟及鄴中七子之詩劉公幹詩投翰長太息綺麗不可忘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士贇曰文中子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易繫辭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晉書庾亮臨薨上疏稱王羲之清真有鑑裁

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士贇曰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眺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文中子關子明曰文質遍用世運相乘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士贇曰記表記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論語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尚書璇璣鈐曰帝堯煥炳龍興可觀張景陽七命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司馬相如長門賦觀衆星之行列兮揚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爾雅秋天曰旻天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士贊〕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征彥非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朓酬德賦吹萬化而不愆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倏忽安事人間之紆律哉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劉勰辨云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緖奇文鬱起其離騷哉故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屈平之後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閑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摛章繪句競爲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薾至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

自然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士贇〕曰李蕭遠運命論曰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按李事詩話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觀此詩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爲有唐詩人之稱首者歟

其二

蟾蜍薄太淸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爲惠妃欲立爲后潘好禮諫止之太白詩意似指此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食於蟾蜍許慎曰蟾蜍蝦蟆龜策傳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月以況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illegible]

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士贇】曰張衡靈憲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爲蟾蜍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註云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鶡冠子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傳咸詩曰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陸機詩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曹植詩迎風高中天圓景光未沒

蝃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居也蝃蝀淫氣也毛詩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言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蝃蝀入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大明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蝃蝀則兩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秦苻堅幸慕容垂夫人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即此

意【士贇】曰毛詩云蝃蝀在東註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爾雅虹蝃蝀也俗名爲美人晉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漢書光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微留四十日滅此用其字唐五行志永隆元年虹蜺亘天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脅王者前漢儒林傳今陛下開大明配天地易明入地中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史龜筴傳日月之明時蔽於浮雲廣雅日月謂之兩曜後漢李邕明堂論如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爲長門賦以感悟漢武后得復幸皇后謫在長門則君心爲忿怒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士贇】曰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漢外戚傳陳皇后擅寵驕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爲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

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齊賢】曰按楚辭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

石崇俾翾風詩云桂兮從有蠹天愛在娥眉言
桂味辛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
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
不爲之永嘆哉天霜天子之威也曰前漢
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此用
其字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
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爲人
所羡亦爲人所憐漢書孫寶曰當從天氣以威
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帝爲臨淄王聘
爲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久
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
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
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
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
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
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
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爲庶人
賜守一死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
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
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況嘆終永夕感我

涕沾衣

士贊曰選何敬祖詩勤思終遥夕古詩淚下沾裳衣此篇宋西山先生真德秀文章正宗云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爲惠妃欲立爲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子見之說實祖珍西山士贊今演之曰蟾蜍薄太清月爲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爲王后之蠹也螮蝀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元宗卒爲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皆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蕭蕭長門宮者王后事全與漢武陳后事迹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先後一致太白引以此證最爲切當桂蠹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語天霜下嚴威者事發覺時帝自諳効也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者白意若曰未婦而且不能保其終況臣子之踈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齊賢）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荊置會稽郡二十六年虜齊王建初幷天下過秦論云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秦以虎視江文通恨賦云秦帝按劍諸侯西馳秦在關西齊楚燕趙韓魏皆在關東故云西來（士贇）曰史秦始皇紀初幷天下議帝號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眛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太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易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擧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齊賢）曰左傳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前漢贊雄才大略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

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爲秦東關昔秦末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旣并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士贇曰秦李斯傳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左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謝玄暉詩文明固天啓後漢地理志陰平穀城瀍水出自函谷陰註云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爲名賈誼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

銘功會稽嶺騁望琅琊臺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琊東至之罘射殺一巨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于沙丘初始皇以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爲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德

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士贇）曰史秦始皇紀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末云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休明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北至瑯琊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藥（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內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反

列子仲尼篇子貢茫然自失
莊子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

連弩射海魚、長鯨
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
何由覩蓬萊

（齊賢）曰史秦記方士徐市等入海
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
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
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
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
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
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
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琊山至榮成山弗
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
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鬐掉
尾噴浪飛延說文噴吹也（士贇）曰崔豹古今註
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數丈一生數萬
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
還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
匿莫敢當者詩
云維山崔嵬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

三泉下、金棺葬寒灰(齊賢)曰漢書註應劭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己而土(士贇)曰史秦紀初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舡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白意若曰仙者清淨自然無爲而化秦皇之所爲若此求仙者豈如是乎宜其卒爲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後之爲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齊賢)曰此篇太白自況也賈誼作弔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山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鶴五綵名曰鳳春秋元命苞曰

周成王時鳳凰來舞于庭士贇曰韓詩外傳鳳延頸奮翼五色備擧漢書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竝觀之文子曰色有五章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註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 士贇 曰呂氏春秋文王時見大赤烏銜丹書集周社曹植詩肴来不虛歸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 齊賢 曰史記漢高帝爲楚歌曰鴻鵠高飛一擧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士贇 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此六句是歎美韓衆侯生盧生徐市輩能見幾而作如鳳高翔遠擧卒遠坑戮之害

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齊賢 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

車乃藥（士贇）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鐺中以火炎之令沸鼓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郭璞遊仙詩高蹈風塵外晉庾翼曰兄弟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漢書文帝紀曰春不得避風塵

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贇）曰梁書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黃金朱砂雌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李善注云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飆車絕迴輪（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羽駕言乘鸞駕鶴飆車言御風載雲（士贇）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翁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顛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此用其字潘尼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葛洪神仙傳王遠字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道行漢枚乘書曰景滅跡絶仙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崑崙之圃閬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飆車羽輪不可到也

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齊賢]曰抱朴子曰考久視之方莫不以還丹金液爲大要丹液之願旣不獲伸則覽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控鶴者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士贇]曰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液之事又有韓衆丹法選古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悲曉髮王右丞馳詩欲知憂能老爲視鏡中絲

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

唯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

[齊賢]曰鮑照詩艷陽桃李節此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楚辭造旬始而觀清都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神人曰我是也[士贇]曰阮嗣宗詩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史秦始皇紀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爲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大怒曰吾前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謫發徙邊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録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圭峯之西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士贇】曰雲笈七籤太白洞周迴五百里名真德之天是鬼谷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有祠堂今在長安名曰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曹子建詩山樹欝蒼蒼選古詩仰觀衆星列陶潛詩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絶中有緑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齊賢】曰郭璞遊仙詩中有冥寂士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士贇】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老子不笑不足以爲道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鮑照詩沉吟不語君有忘左思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横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我

来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齊賢】曰許慎註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人古詩長跪問故夫穀梁子曰軍人粲皆笑何休註盛笑呂氏曰三軍露齒之狀木白金陵送權十一序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四明逸老 余爲謫仙人盖實録耳淮南子若士與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擧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視不見乃止文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七命曰揮鋒電滅【士贇】曰莊子曰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又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霓

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别【齊賢】曰葛洪求爲句漏令就求丹砂【士贇】曰詩云瞻望不及泣涕如

雨爾雅春爲蒼天郭景純曰萬物蒼蒼然生此言五情蒼然而生也蒼青也猶今人有觸於中青色見於面也謝玄暉詩平楚正蒼然莊子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又子其肉熱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孝經援神契仙藥之上者丹砂陶潛詩念之五情熱太白必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志焉凡方外異人圖録丹訣無不參授其四其五兩詩非泛然之作盖亦一時紀實之辭也

其六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岱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潘安仁詩云懷越鳥志眷戀巢南枝淮南子曰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士贇】曰董仲舒策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左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昔別鴈門關今戍

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註云龍庭單于祭天所也蔡琰胡笳云疾風千里兮揚沙又悲憤詩云陰氣凝兮雪夏零〔士贇〕曰漢書秦築長城置鴈門郡唐地理志代州鴈門郡中都督府有三府東治鴈門有守捉兵上有東陘關西陘關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鴈過多被鷹捉而食鴈欲過皆相待而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鷹見鴈銜蘆拒之不敢捉楚辭飛雪千里

蟣蝨生虎鶡、心魂逐旌旃〔齊賢〕曰嚴安曰介冑生蟣蝨鶡勇雉其鬭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士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縣旌終無所泊爾雅註旄首曰旌因章曰旃周司常全羽為遂析羽為旌通帛為旃雜帛為物〔士贇〕曰淮南子氾論訓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幕而兵不休息西漢揚雄傳鞮鍪生蟣蝨介冑被沾汗東漢

朱浮傳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東漢輿服志
武冠虎賁羽林皆鶡冠註云鶡似雉以其鬪死
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張平子東京賦虎夫
戴鶡左傳分康叔以旌旃又樂祈曰心之精爽
是謂䰟魄江淹詩百年信荏苒
何用苦心䰟韻注旗曲柄曰旃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齊賢〕

曰漢書李廣傳
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迺召拜廣爲北平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後三
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
騎圍廣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
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
裨將胡虜益解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
奴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廣軍自當亡
賞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
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
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
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
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
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班
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方南方東
方羽獵賦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士贇〕曰
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
此篇感諷之詩於時必有所爲而作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
期名〔齊賢〕曰廣記桓闓事陶弘景爲執役之士
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
下集庭中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真君傳
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
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
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治
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列仙傳安期謂始皇曰
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士贇〕曰抱朴子曰行則

逍遥太清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輙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贊曰寥寥安期虚貨高清秉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皇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絶影清泠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齊賢】曰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玉堂仙人侍從樂書王子晋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嘗於緱氏山月下吹之莊子天籟注言天聲甚詳史類云流星言去之速也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黄色光可鑒曰此金明草晋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元【士贇】曰選甘泉賦天聲

起兮勇士厲潘尼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
舉手字見其四首註曹子建洛神賦遠而望之
皎若太陽升朝霞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自上
而降曰流道經雲華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
稽首問道召禹而謂曰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
內經天真所寶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
也吾所受寶書可以出火入水嘯叱幽冥收束
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入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
與天相傾也此篇亦遊仙詩體恐
是贈答之詩非泛然之作也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百鳥鳴花枝王翰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
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
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
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
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

執轡八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稜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實自董偃始【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王莽傳王貝寶紛開中爲西秦漢書萬章長安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

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
輩嗤【齊賢】曰魏揚脩答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
老不曉事前漢揚雄傳贊曰揚雄字子
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
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
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為郎給事黃門又從
至射熊館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
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
有以自守泊如也雄用心於內而不求於外時
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王莽時劉歆甄
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
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
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
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
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
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
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
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
大夫選古詩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士贇】曰

後漢書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
嘉詩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
化男女得以及時也子雲自以自況也此時感
里驕縱踰制動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是詩必
有所感諷而作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曰莊子云昔者周變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 士贇曰莊子聖人達綢繆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来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青門種瓜人、舊日

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漢書覇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爲侯今焉爲圃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毛詩營營青蠅又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士贇〕曰史伯夷傳太史公曰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莊子無思慮營營此詩達生者之辭也然意却有三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忽爲異物化而爲人一體變易尚未能知悠悠萬事豈能盡知乎況又乃能知桑田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知是也既燭破此理則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

其十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

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
向平原笑〔齊賢〕曰江淹詩光曜世所希此篇蓋
慕魯仲連之爲人排難解紛功成而
無取也按史記其略曰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
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適游
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
原君曰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
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
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
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
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
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無非有
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
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
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
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

以爲帝遂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
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
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
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
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
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
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
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
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
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
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辭
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
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
士者爲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
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解平原君

而去終身不復見唐書釋音倜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曜天下人所同仰曹子建詩大國多良才譬海出明珠【士贇】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註明月寶珠也漢司馬相如傳曰蜚英聲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左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李善曰謂聲音和【士贇】曰太白平生豪邁藐視權臣浮雲富貴此詩蓋有慕乎仲連之爲人也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齊賢】曰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博雅云黃河出

崑崙山東北隅八東海離騷云指西海以爲期
王逸註引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
迫海濱張騫淩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烏遲國
烏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山崑崙高
萬仞方八百里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
西山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士贇〕曰禹貢
導河入于海博物志云東海謂之溟海西
海之東有青海左太冲詩白日已西傾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論語云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廣雅云有鱗曰蛟
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吸景
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士贇〕曰傳休奕詩
一絶如流光劉向列仙傳子英贊曰遂駕雲螭
超步太極郭景純遊仙詩雖欲騰丹谿雲螭非
我駕選古詩迴車駕言邁悠悠淡長道四顧何
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
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

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太白此詩亦此之意古詩欲用世而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離世其見趣又出乎流俗矣

其十二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顔〔齊賢〕曰毛詩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太白謂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夭桃艶李嬌然媚人也〔士贇〕曰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荀卿子曰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

騁之三反而后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漢書鄭食其長揖不拜（士贇）曰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主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陸機詩昭昭清漢輝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齊賢）

曰張景陽詩清風激萬代謝靈運詩清辭灑蘭藻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曹子建詩光景不可攀陶潛詩歌竟長歎息（士贇）曰漢書王貢龔鮑傳序揚雄論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

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太白亦有
高尚其事之意此詩有所慕而作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齊賢】曰鮑明遠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漢書王貢龔鮑傳序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學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爲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士贇】曰此兩句意出於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之意謂君平抱濟世之才而

無用世之意是平棄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司馬西都賦曰發思古之幽情

虞不虛來鸑鷟有時鳴〔齊賢〕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可謂有仁心也毛詩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王篇鸑鷟鳳之屬說文鸑鷟神鳥也周興鸑鷟鳴于岐山〔士贇〕曰此乃喻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

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齊賢〕曰博物志昔有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粮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

時也【士贇】曰荊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内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搘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搘機石爲東方朔所識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李陵詩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註曰蜀郡嚴君平深沉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江淹詩誰能測幽微此詩雖詠史詩其自負之意亦深矣大意與詠子陵詩意同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齊賢】曰胡關胡虜之關若鴈門玉關等關之類諸胡出入之門史記漢北地平無草木多大沙鮑明遠詩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毛詩何草不黃【士贇】曰顏延之曰胡風南渓

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鮑照詩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後魏崔道固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莊子終古不忒楚詞長無絕兮終古按木落元李作歲落齊賢李作木落木落理差順今從齊賢李禮記草木黃落張景陽詩曰秋草含綠滋盧諶詩曰登高眺遐荒

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齊賢曰說文漠北方流沙也史記匈奴傳趙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杜佑通典大漠國在鞠國北與骨師相接正觀二十一年通杜預注左氏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千霜千年也如杜詩七暑三霜云上林賦崔巍嵯峨服虔註漢書榛木叢生也蕪城賦灌莽杳而無際士贇曰唐初以葛羅祿熾俟部置大漠州都督府又析大漠州置金附州都督府並隸北庭都護府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蔡文姬詩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棘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蓋覆陸機詩崇山鬱嵯峨

借問

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

〔齊賢〕曰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毛詩王赫斯怒聖皇元宗也元宗承國家富庶侈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為患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樂書鼙卑者所鼓司馬五鼓推而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鼓既勞師於鼙鼓之間則陽和生物之仁盡變而為殺僇之氣矣〔士贇〕曰古詩借問歎者誰記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齊賢〕曰騷動也悲也按唐書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閣羅鳳戰瀘川擧軍没獨仲通挺身免後遣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

驍卒三十萬天下亮之則三十六萬當爲二十六萬據吐蕃傳天寶二年吐蕃與閤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則南詔之横貫吐蕃助之也時羅鳳北臣吐蕃【士贇】曰禮記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蔡琰胡笳十八拍云聞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詩云哀哀父母又泣涕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

【齊賢】曰毛詩孝子行役論語吾不知老農吾不知老圃孟子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史記妻敎齊人戍隴西戍猶守也王褒燕歌行無復漢地關山月古有度關山曲【士贇】曰毛詩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顔延年詩嗟予怨行役蔡琰胡笳十八拍云關山阻脩兮行路難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盧子諒詩李牧鎭邊城荒夷懐南懼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

爲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指匈奴七泉詩盜賊如豺虎令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張虔陀爲雲南太守可以戰豺虎哉【士贇】曰此詩楊子見以爲討閣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而卒八載上命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擂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略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

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比忠嗣也今不在者輸取石堡時忠嗣已死二年無能諫止卒喪數萬之師也此詩雖微而實顯其深得風之體歟史記李牧傳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數歲無所得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士悉勒習戰單于大率衆來牧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漢張耳陳餘叙傳據國爭權還爲豺虎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

齊來〔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之臺王隱晋書曰段匹磾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二說不同并存之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與秦楚三晋合謀伐齊兵敗湣王出亡〔士贇〕曰鮑昭詩將起黃金臺註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

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齊賢〕曰伯夷傳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毛詩不我遐棄〔士贇〕曰古詩昔我同門友高擧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左思詩曰視之如塵埃

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士贇〕曰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賢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

徘徊顧望而不肯輙下【士贇】曰史平原君傳李同曰君之後宫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淮南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錦繡後漢鍾離意傳藥崧河内人家貧爲郎嘗獨直無被枕止食糟糠顯宗夜入臺輙見崧問其敬甚嘉之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此聯蓋譏時相好色而不好德者

方知黄鶴舉千里獨徘徊

【齊賢】曰鶴一作鵠楚辭黄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國中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王逸註賢者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蘇子卿詩黄鵠一遠别千里顧徘徊【齊賢】曰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黄鶴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来遠也雞有五德君輕之以其近也飛来雙白鶴篇曰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太白必有高尚之志此詩豈出山之後不爲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不然何以曰方知黄鶴舉千里獨徘徊吁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六

寶劒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劒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知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劒行經

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比其驗矣吳王以歐冶子所作劍五一純鈎二湛盧三豪曹四魚腸五巨闕示秦薛燭燭善相劍見純鈎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烈士傳眉間尺者眉間廣一尺楚人干將莫邪之子楚王夫人抱鐵柱心有所感後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爲雙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常悲鳴王問羣臣羣臣曰鳴雌憶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

士贇曰按此篇是用吳越春秋楚昭王問風胡子及晉書張華答雷煥書之事而成詩其間芙蓉字却出越絕書今子見所引張華事是矣而所謂吳王問劍於薛燭者不載出處詳味似是越絕書語句復爾乖訛豈當時率爾不經點對邪抑不祖越絕而定有傳記如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有之因詳錄全文于后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

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
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
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金
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
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
盧之劒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
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昭王不
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
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
劒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
所獻寶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
魚腸之劒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
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
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劒五枚以
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劒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
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
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
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
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

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
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
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
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
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
羣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
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越絕書外傳
記寶劍篇曰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
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曰吾有寶
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
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
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
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
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
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
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
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鑩胥中
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
敗有頃懼如悟下陛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

根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鈲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氷將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布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劒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劒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户

之都二何足言哉張景陽七命光如散電質如耀雪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盧湛詩緬成飛沉鮑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太白之詩似擬此作故全録之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洞天存焉婺州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illegible]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

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士贇】曰劉向列仙嘯父傳贊曰丹火翼輝紫煙成蓋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士贇】曰史記留侯世家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史記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張景陽詩憂來令髮白

不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崐山採瓊蘂可以煉精魄【齊賢】曰阮嗣宗詩昔日繁

華子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崐山崐崙山也西京賦屑瓊蘂以朝飡陸士衡詩上山採瓊蘂江淹詩隱淪駐精魄【士贇】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選古詩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淮南子掘崑崙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楚辭屑瓊蘂以為粻淮南子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郭璞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情魄此亦遊仙詩其間微寓嘆世之意而已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任昉以萱草花為療愁花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逐東流之水左

太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士贇】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齊賢】曰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士贇】曰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流歸海隋江揔詩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齊賢】曰海色曉色也雞鳴之時天色昧明如海氣朦朧然毛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西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穀水架虹橋以通往來王仲宣詩白日半西水桑梓有餘輝【士贇】曰海色日出之光也曹植詩謁帝承明廬鮑照詩

衣冠照雲日、朝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齊賢】曰選詩春色滿
皇州漢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起
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古詩日出東南行云
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結客少年場云驄馬
金絡頭【士贇】曰謝靈運詩雲日相輝映鮑照詩
表裏望皇州又詠史詩鞍馬光照地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齊賢】
曰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師古曰開張而易其
本處懷舊賦傍眺嵩丘即嵩山也【士贇】曰禮記
志氣塞乎天地潘岳懷舊賦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玆矣八門上高堂、列
鼎錯珍羞【齊賢】曰劉孝標辨命論曰開東閣列五鼎周禮珍用八物【士贇】曰選古詩
府入門各自媚孟子曰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
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蜀都賦曰吉辰良
置酒高堂家語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鐘列鼎而食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香風
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

【齊賢】曰南都賦齊僮唱兮列趙女座南歌兮起鄭舞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崔豹古今注鴛鴦雌雄未嘗相離【士贇】曰任彥升表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呂延輸註曰趙女歌舞妓也潘岳詩簫管悲且清梁元帝纂要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宋禮樂志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齊賢】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如此【士贇】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李少郎詩三載爲千秋

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釁讎【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眞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士贇曰李斯黃犬事見擬恨賦註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乗扁舟浮扵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贇】曰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絶一丘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絶世張孟陽詩散髮歸海隅此詩之作其有所諷歎大意盖謂天津橋水閲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爲高也今以唐史攷之讒舉最顯者而言如國忠毛仲輩後皆遭難則太白此詩亦可謂有先見之明者矣

其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纖纖出素

手王逸注楚辭芙蓉蓮花也洞仙傳茅濛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先邑中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又孫文陽王文上與呂文敬曰我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來採藥以成新學者〔士贇〕曰爾雅華山爲西嶽尚書西巡狩至于西岳註曰西岳華山華山記曰山頂有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焉古詩迢迢牽牛星集仙録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中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疋馬淮南子臺簡以游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齊賢〕曰鮑照昇天行云雲卧遂天行〔士贇〕曰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古樂府攬衣曳長帶

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閑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士贇〕

曰謝靈運詩高揖九州外唐開元記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可優禮而帝問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世之華山尋之到其嶺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床有數仙童執節立其後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

齊賢曰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沈休文詩節至駕輕鴻太白爲翰林供奉道不合辭去浪跡天下已而祿山反僭號洛陽則太白真能全身遠害矣 士贇曰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

冠纓 士贇曰孟子曰登太山而小天下蓋登泰華山而望之則俯視洛陽矣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揚子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司馬相如諭巴蜀檄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曹植詩豺狼當路衢李善曰豺狼以喻小人也按唐史至德間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軍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以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又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太白此詩似乎紀實之作豈祿山入洛陽之時太白適在雲臺觀乎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齊賢】曰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爲齊州爾雅荷芙蕖郭璞曰別名芙蓉【士贇】曰按桑欽水經濟水入東北華不注山酈道元注曰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綠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士贇】曰列仙傳衛叔卿乘雲駕鹿傳于華山石上追之不可得又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嫗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常於山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此用其事以伸己意也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

【齊賢】曰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凌陽宰竇子明經曰倒景炁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到下也【士贇】曰陶潛賦曰含言笑而不分淮南子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漢酈食其傳曰吾所願從游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

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齊賢】曰陸士衡詩嗚咽辭密親詩曰中心如噎謂噎憂不能息也【士贇】曰陸機詩親友多零落選古詩一彈再三嘆

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齊賢】曰北山移文青松落蔭白雲誰侶蘇子卿努力愛春華【士贇】曰尚書勗哉註曰勉也鮑照詩願君松栢心採照無窮極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劉孝標絶交論援青松而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

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齊賢】曰王仲宣詩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士贇】曰顏延年詩首路跼險艱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戰又紅顏零落歲

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江淹別賦曰造分手而御淥謝宣遠詩分手東城闉古詩離家千里客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江淹詩游子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士贇】曰鮑照詩丈夫生世會幾時陶潛歸去來辭曰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又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抱朴子曰鄭生唯見授金丹之經謝惠連詩毋貽白首歎撫己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余步【齊賢】曰阮籍詩膏火自煎熬曹子建詩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士贇】曰曹孟德詩但爲君故沉吟至今楚辭王逸九思怨上曰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沈約詩聊可閑余步終留赤玉舃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士贇】曰列仙傳安期生留

赤王鳥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詳見第七首詩註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江淹詩太谷晦蒼蒼此篇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況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於己分上事初何所益末四句是決意遠遊之辭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戀哉此詩恐其是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有不能忘情之詞末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

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

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illegible]

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illegible]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士衡詩遺響八雲漢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悽然

〔齊賢〕曰張奐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寡婦賦撫衾裯而歎息〔士贇〕曰鮀照詩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江[illegible]恨賦莫不飲恨而吞聲陶潛詩歌竟長吞息[illegible]此感人多漢薄姬傳漢王心悽然憐薄姬莊子曰客悽然變容此篇感歎之詩也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污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不遭能不讀其詩而爲之吞聲歎息也歟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

〔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毛萇詩傳咽憂不能息感舊賦胡馬仰朔雲肅賦秦胡馬之長嘶向寒風乎北朔褚白馬賦望

朔雲而蹀足［士贇］曰龍頭水事見一卷註魏武
帝詩北風聲正悲選古詩胡馬依北風鮑照詩
胡風吹朔雪千里渡龍
山又安能蹀躞垂羽翼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
情［齊賢］曰張景陽詩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又曰感物多思情賈逵曰緬思貌［士贇］曰曹
植詩感物傷我懷阮籍詩遠望令人悲春氣感
我心陸機詩曰緬然若雙潛陶潛詩曰緬然睇
層丘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柘葉、萋萋
柳垂榮［齊賢］曰毛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
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朱
華未稀今我旋止素雪雲飛太白意同此昔我
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旣改歲春蠶生矣桑華如
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士贇］曰沈休文詩寧憶
春蠶起楚辭嫋嫋兮秋風王逸曰嫋嫋風吹木
動貌謝玄暉詩桑柘起寒煙急節謝流水、羇心
嵇康詩萋萋綠林舊榮揚暉
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齊賢］曰王逸
楚辭註謝去

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陸士衡樂府云行行將復去又挽歌揮涕淚流離袁彥道詩悵愴心哀傷【士贇】曰曹植與吳質書曰日不我與曜靈急節孔子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以手揮之也王粲詩揮涕獨不還顏延年詩惻愴山陽賦江淹別賦去復去兮長河湄又寢興何時平此篇別情之詩也其亦感物興悲觸景傷懷也歟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曰庭綠庭草也張景陽詩晚節悲年促郭泰機詩天寒知運速【士贇】曰江淹賦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詩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註云漙漙然盛多貌漙本作團徒端切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張景陽詩庭草萋以綠曹植詩庭中有華樹綠葉發華滋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

相續(齊賢)曰張景陽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又蕩滌於邪志何爲自結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士贇)曰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音步郎切或作滂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謟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

罰二臣者各二觴焉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齊賢〕曰光武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魏公苦寒行羊腸坂詰屈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贇〕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雖太白造詞如此然其意却祖於左傳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所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爲事使者歟此篇大意謂人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猶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代謝功成者去理之常也奈何畏死戀戀斯世常懷不足之嘆而謬用其心哉既知此不知止足則百年之內惟當夜夜遊宴以留連光景而已識者觀之豈不大可笑歟太白此詩言不盡意而意在其中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此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齊賢】曰毛詩大車檻檻劉公幹詩廣路揚埃塵天台賦羲和亭午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史蘇秦旣爲從長佩六國相印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漢書音義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選詩王侯多第宅甲宅猶甲第也【士贇】曰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齊賢】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民鬪雞走狗陳思王名都篇鬪雞東郊道左太沖詩冠蓋蔭四術齊長沙威王晃當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徒街人曰煥煥蕭四繖鼻息軒鼻也劉邵趙郡賦煦氣成虹蜺孟子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士贇】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鬪雞

貴臣外戚皆尚之賢者或弄木雞又陳鴻撰東城老父傳云賈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外戚貴主侯家傾帑破產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喂而馴使之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帝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東封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會玄宗于温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持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綉衫隨軟轝父死長安千里

外差夫治道挽喪車八月五日千秋節賜天下酺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鵰翠金華冠錦紬綉襦袴執鐸拂導韋雞叔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决彊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于竿顛者意索氣沮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太白此詩似爲此等而作西都賦冠蓋如雲荀子日月不高其輝不赫曹植七啓慷慨則氣成虹蜺尚書怵惕惟厲莊子怵惕之恐不盬珍心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

士贇曰逸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

泠々水洗其耳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飮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還恥令牛飮其下流也史淮陰傳蒯通曰跖之犬吠堯非其主也、此篇諷刺之詩蓋爲賈昌輩而作末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爲跖行而太白輩爲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歟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芬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齊賢]曰莊子曰唐虞始爲天下梟淳散朴許慎淮南子註澆薄也梟與澆同王逸註楚辭桂樹芬芳以興屈原之忠良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離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士贇]曰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晉武帝紀制曰武皇制奢俗以變

僉約正澆風而反淳朴選王簡栖撰頭陀寺碑文澆風上泝淳源下贖愛流成海情塵爲岳古詩蘭芳無人采淮南招隱賦攀援桂枝兮聊淹留陸士衡詩熱不息惡木陰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

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来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齊賢〕曰淵明詩日入羣動息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士贇〕曰史天官書曰亦有大運顔延年詩飛奔互流綴宋玉招魂曰歸來歸来不可以託些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

採芳桂枝者以此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此不道者反見用焉此兩句伸上世衰道之意也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此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此兩句伸上道衰世之意也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淳原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汩汩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蟲鳥獸之爭飛奔而已可勝嘆哉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爲有道者之歸廣成子乃上古有道之人黃帝之師故托廣成子而言也吁讀此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激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齊賢〕曰褰芙蓉兮木末王逸註芙蓉荷也生水中玉篇荷芙蕖蓮荷實杜預註左傳

芙色曰豔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謝莊詩秋榮冒水得景福殿賦朝日曜而增鮮陸士衡詩密葉成翠幄曹植詩被服麗且鮮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

秀色空絶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

【齊賢】曰張衡士辨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陸士衡樂府秀色若可飡尚書至治馨香七命曰飛霜迎節【士贇】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

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齊賢】曰古詩結根太山阿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陸士衡詩移居華池邊【士贇】曰陸機詩結根奥且堅孟子得其所哉魏文帝詩夕宴華池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興謂君子有絶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爲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羅敷艷歌秀色若可飡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士贊〕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子虛賦曰上干青雲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齊賢〕曰艷歌淑貌耀皎月美女篇曰容華耀朝日漢書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班倢伃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亦此意〔士贊〕曰莊子眉目顏色之好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江淹詩閨草含碧滋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齊賢〕曰陸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美女篇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左傳嘉耦曰妃又曰齊大非吾偶江淹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陸士衡詩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士贊〕曰詩云窈

寃淑女君子仔述曹植詩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此詩比興與二十六首同意謂懷才抱藝之士惟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而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士有志而不遇者讀之能不一唱三嘆而有餘悲也耶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 [士贇]曰陶潛詩東方有一士常有好顏容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 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士贇]曰張景陽詩秋草含綠滋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草記衆公問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 [齊賢]曰人之容色易變如時景易過草綠倏白旦晝倏夜不覺蒼鬢颯然成衰蓬矣劉備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士贇]曰古詩萬歲更相送聖賢

莫能度

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士贇）曰造化權輿所載作周昭王南征餘全

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齊賢）曰莊子廣成子曰我修身二千百歲吾形未嘗衰又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駕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士贇）曰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漢武帝内傳曰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此言人暫少忽老光景易流千變萬化未始有極然不若仙化之爲高也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齊賢）曰三代之季分爲戰國韓魏燕趙齊楚秦號爲七雄春秋孔演圖天運三百歲雄代起班固賓戲七雄虓闞分裂諸夏前漢天文

志秦以兵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士贇】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宜亡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齊賢】曰王風王國之風黍離以下是也【士贇】曰詩大序亂世之音怨以怒又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淮南子曰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又芒繁亂澤巧偽紛拏

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興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浮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崐崙開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道德經乃與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之所終【士贇】曰淮南子夫聖人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抱朴子曰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陸士衡詩輕舉乘

紫霞唐以老子爲祖太白乃與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

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齊賢】曰古詩聖賢莫能度左思詩咄嗟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根終與塵壤同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士贇】曰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遭難被黜之時乎不然何有羨乎古人之高飛遠舉者邪其志亦可哀矣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古大道淪喪不可復還季世之人以榮枯得喪爲一身之損益惟名利是趨【士贇】曰江淹詩玄風空外慕庚元規表曰沐浴玄風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莊子曰道喪世矣江淹詩遊子無時還

擾擾季葉人雞鳴趍四關【齊賢】曰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之得釋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

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傳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鮑明遠詩雞鳴關吏起陸機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成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結客行云升高臨四關【士贇】曰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

【齊賢】曰史記宦者門旁有銅馬故謂金馬門馬援傳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金馬門蓬萊山見其七註【士贇】曰三輔黄圖金馬門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司馬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此言人但知人間之富貴而不知海外之仙景也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

【士贇】曰左思詩白首不見招西京賦似不任乎羅綺

綠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顏

【齊賢】曰抱朴子曰余昔從鄭君受九丹及金銀液經晋太康元年爲驪淥酒于太廟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曜青娥方言秦晋間美貌謂之娥【士贇】曰陶潛詩綠酒開芳

顔王康琚詩
凝霜凋朱顔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間蒼蒼三

珠樹冥目爲能攀【齊賢】曰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别其頰無傷口中珠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崐崘華丘在其東南方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士贇】曰此詩太白感時憂世之作也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樸泪沒於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誤世之人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皆是也彼豈知大道無爲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人目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齊賢〕曰史秦始皇紀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楡中三萬家拜爵一級註云服虔曰鎬池君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君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選古詩行行重行行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絶矣漢書云吾屬無患矣陶淵明桃花記晉太元中武陵漁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盡水源便得一山有小口捨舟從口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髮垂髫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殺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歲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停數日思去既去得其舡便扶向路處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士贇〕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之道也太白亦深羡夫避秦之人見幾而作卒能全身遠害者歟太白始遭永王璘之逼迫繼而不能自白竟遭竄逐之禍罹憂而有羡其志亦可哀也已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此兩句是暗用史所謂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爲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

乃已去之事脫胎換骨了無斧鑿痕跡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於此乎此事雖在三十五年然借事爲議論不相害也千春事却祖謝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倏忽安事人間之紆律哉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左傳蔡墨曰少皥之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杜預註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山海經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郭璞詩蓐收清西陸漢書日行西陸謂之秋曆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上弦平如繩下弦亦如之謂如弓之弦也

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齊賢〕曰陸士衡詩感物百憂生謝靈

運詩遇物難可歇杜預註左傳歇盡也〔士贇〕曰記月令孟秋寒蟬鳴古詩秋蟬鳴樹間曹植詩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所思謝靈運詩慼慼感物嘆謝惠連詩念離情未歇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齊賢〕曰阮嗣宗詩良辰在何許〔士贇〕曰謝靈運詩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何晏景福殿賦乃火運之收戾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齊賢〕曰選古詩海水知天寒楚辭哀江介之悲風李少卿詩遠望悲風至選古詩云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齊賢〕曰謝靈運詩惻惻廣陵散毛詩明發不寐顏延年詩明發動愁心〔士贇〕曰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劉琨詩哽咽不能言王粲詩不忍聽此言左思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玄詩哀歌送苦言鮑照詩笙歌待明發此詩悲秋者之詩也自古志士感秋而悲者何蓋天道一歲之運猶人生一世之期也時至於秋歲功成矣老之將至功業未建名聲不昭能不感此

而興悲邪嗟夫士有志而不遇於時者千載讀之同一悲感也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齊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周書禹渫七十川以利天下尚書大傳百川趍於海木玄虛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杌孤遊翕波則洪連蹴蹈吹滂則百川倒流〔士贇〕曰此詩首尾莊子事詳見一卷大鵬賦註憑陵隨海運燀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齊賢〕曰道輼雪詩未若柳絮因風起王仲宣詩觀鵠摩天遊〔士贇〕曰左傳馮陵我城郭莊子曰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燀赫千里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此詩言志之作也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爲書長二尺以徵
召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
漢制計户點兵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
一歲爲材官騎士有事則命出都官將之制越
則發會稽豫章兵擊胡則發齊遼東開西南夷
則發巴蜀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
符註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
以與之嚴助傳武帝曰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
發郡國兵〔士贇〕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子虛賦奔星註顏師古曰流星也晉
書志曰流星天使也古詩四十專城居喧呼
救邊急羣鳥皆夜鳴〔齊賢〕曰晉載記云符堅入寇妾張氏諫曰諺云雞夜
鳴者不利行師秋冬以來衆雞夜鳴〔士贇〕曰史
歷書曰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
已曹植詩邊城多警急鮑照詩要途問邊急莊
子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
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
之過也淮南子曰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

嗥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此言一時之喧呼驚擾栖烏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齊賢]曰甘氏星經紫微宮一十四星在北斗北註云東垣七西垣七主大帝之座書三公變理陰陽故漢有日食地震水火之災則策免三公北斗第一星為天樞第二星曰璿第三星曰璣第四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闓陽第七星曰招搖光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書曰永清四海[士贇]曰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晉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天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又曰爲太陽之宗人君之象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漢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揚雄長揚賦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江淹詩天地皆得一名實久相賓

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齊賢]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之兵地志瀘水出牂柯郡句

盱縣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戎瀘之間有渡瀘亭又戎州對江山下趾下館馬湖蠻江路蠻自江水必至城下疑是度瀘遺跡按沉黎志亮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自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地唐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賜名歸義以利啖劍南節度求合南詔爲一寢以驕大冊爲雲南王治大和城天寶七年歸義死閣羅鳳襲王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怒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靖州羅鳳遣使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羅鳳遂北臣吐蕃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數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於道宓敗死於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兵

傾中國驍騎二十萬天下寃之〔士贇〕曰史世家孔子曰吾何爲於此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别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册爲雲南王遣子閤羅鳳入質後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没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叙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國忠困時頗資給之故以此報德云已上見唐書南詔及楊國忠等傳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士贇〕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選詩離家遠行遊

長號别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齊賢〕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征戍之人憚炎方地熱路遠一去無還期長號以别父母悲慟之至感動天地日月爲之無光王僧達詩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嗚呼痛哉江淹獄中書泣盡而繼之以血〔士贇〕曰韓非子曰卞和獻玉璞於

楚不售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
繼之以血江淹上書曰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
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潘岳寡婦賦痛切怛以摧
心又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横迸而霑衣又思纏
綿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惻愴兩無聲者
謂父母別子之時心摧而無言可發也

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

齊賢曰左傳困獸猶鬪謝玄暉詩長蛇固能剪奔
鯨自此曝北門行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士贇曰尚書帝曰咨禹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
逆命益贊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
階七旬有苗格淮南子曰忠信形於内感動應
乎外故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太
白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
景象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
良天清地寧海内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
此舉果何爲哉九句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

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質子亡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調之兵不堪受甲悲號而別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餘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爲有苗而深冀夫當國之大臣不能知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此詩愛君憂國之意深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悲夫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齊賢〕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曰戚頞曰矉〔士贇〕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南史垣崇祖傳自可拍手笑殺

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齊賢〕曰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棘刺之沐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白臣請之舍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齊賢〕曰列子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裳楚楚〔士贇〕曰莊子云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大雅思

文王頌聲久崩淪【齊賢】曰詩大雅首於文王【士贇】曰班固賦序昔王澤竭而詩不作成康沒而頌聲寢

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齊賢】曰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亦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

王役獻之文王王亦王人曰石也刖其左足成
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
【士贇】曰淮南子和氏之璧得之者富許慎註曰楚
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下以獻武王王以示
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
以爲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武王即
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遂剖視之
果得美玉以爲璧韓非子卞和者楚野民也得
玉璞於山中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王以
爲欺謾刖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
平王王又以爲欺刖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荊
王和復欲獻之恐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
止淚盡續之以血荊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
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
辭不就墨子曰和氏之璧所謂良寶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羣

【齊賢】曰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龔勝傳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尚書滿招損揚子蜀莊沉冥易天道

虧盈而益謙（士贇）曰金樓子曰蘭含香而遭焚謝靈運詩沉冥空別理西都賊大雅宏達於茲爲羣

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齊賢）曰史魯仲連見辛垣衍曰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果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真人過物色得老子（士贇）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仙宮變化萬端劉向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喜與老子俱遊流沙之西莫知所終關尹内傳關令尹喜關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漢武帝内傳曰西王母乘紫雲之輦陸機文賦誦先

之清芬此篇感嘆之詩也前四句爲士不遇知已者嘆也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者爲才士用世知進而不知退適以自累其身者嘆也於是翻然悟曰虧盈者天之道也昌若沉冥隱晦效魯連柱史之高舉遠蹈與道爲羣以保其身也哉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齊賢〕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許叅酒註淮南子曰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體〔士贇〕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江文通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室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精誠有所感造化爲**

悲傷 士贇曰鄱陽上書曰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渝兩主豈不哀哉繆襲詩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生此言風霜雷電皆造化之所爲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亦警焉

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 士贇曰魏文帝燕歌行爾獨何辜限河梁鄱陽書曰日者謬得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側身爲禁者乎李白傳天寶初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當塗令李陽冰序文集天寶中皇祖詔召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文集樂府序翰林在天寶中賀秘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綺皓草和番書思若懸河

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 齊賢曰晉載記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紫闥猶宮也 士贇曰史龜策傳日月之明時蔽於浮雲曹植表注心皇極結情紫

闥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謝玄暉詩上玉
蔽白日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
不爲回光然
向之者誠也**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齊賢）曰應德璉
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喩小人孤芳蘭也（士贇）
曰淮南子河水欲清沙壤穢之楚辭君不度而
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又欲荼
薺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古來共嘆息流淚**
空霑裳（齊賢）曰魏武帝樂府云延頸長嘆息又
云淚下霑衣裳（士贇）曰鮑照樂府古來
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潘岳詩撫衿長嘆息江淹
詩零淚霑衣裳太白此詩其遭高力士懷脫靴
之耻摘清平樂詞之語譖於貴妃致黜之時所
作乎前八句引興述事浮雲比力士紫闥比中
宮白日比明皇其意謂力士譖之於貴妃明皇
復信貴妃之言而疎之難回光者上意卒不可
回也羣沙衆草以喩小則明珠孤芳以喩君子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者此乃太白自解慰
之辭謂君子爲小人所讒者自古皆然豈獨今
之世哉夫如是人惟有空自流淚沾裳以寄吾

睠戀之意云耳吁哀而不傷怨而不誹太白此詩蓋得之矣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輝復悲高秋月齊賢曰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楚辭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皆曰香楚不分別也陸士衡樂府蘋以春輝蘭以秋芳士贇曰琴操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士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香蘭也此篇主意全出於此太白蓋自漢也楚辭哀衆芳之蕪穢曹植詩云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色衰飛霜早淅瀝綠豔恐休歇齊賢曰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楚辭芳以歇而不比杜預註左氏歇盡也士贇曰顏延之祭屈原文曰飛霜急節潘岳詩流芳未及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為

誰發〔士贇〕曰詩云穆如清風曹植詩爲誰發皓齒此亦比興之詩也首兩句謂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謂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孤寒之士亦如是而已矣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或者謂亦太白自傷而托辭於孤蘭也見前註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齊賢〕曰爾雅九夷八秋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寗戚歌長夜漫漫何時旦〔士贇〕曰阮籍詩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沈休文詩歸海流漫漫

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齊賢〕曰鮑明遠薊門行旌甲被胡霜〔士贇〕曰後漢廣陵王荊飛書云當爲秋霜註曰秋霜肅殺於物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曹植七啓隱居大荒之庭吳都賦出乎大荒之中

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齊賢曰楚辭及榮華之未落王逸註榮華喻顏色陸士衡君子行翻覆若波瀾謂榮華如東流之水晝夜不停萬事如波瀾忽生忽滅士贇曰抱朴子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謝靈運詩萬事俱零落

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士贇曰江淹詩寒陰籠白日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楚辭蹇充崛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白日君象浮雲喻小人也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齊賢曰楚辭葛藟纍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高位貪佞升爲公侯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鴦棲之亦此意士贇曰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註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棲此亦喻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之意也燕雀見後篇

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齊賢曰陶潛有歸去

來辭馮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士讚 曰史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樂録曰行路難古樂府名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爲姦臣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爲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鴛鸞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来劒歌行路難者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誰有歸隱而已吁詩意亦微而顯者歟

又一本云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

鳴天倪、遺聲何辛酸、遊人悲舊國、撫心亦盤桓、倚劒歌所思、曲終涕泗瀾【士贇】曰禮記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江淹詩殺氣起嚴霜古詩浮雲蔽白日莊子和之以天倪又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易曰盤桓利居貞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宋玉賦長劒耿介倚天之外阮籍詩感慨懷辛酸選古詩所思在遠道太白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乎睠戀京國之情溢於言辭之表讀之令人感涕此篇從殺氣落喬木八句元附在三十九首第四句之下云一本如此臆見觀之恐是當時初本改本編集者兩存之今揭出別作一首以爲又本三十九首云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飡【齊賢】曰宋玉九辯曰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不貪餧而妄食即此意離騷註南方有

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嵇康詩朝食琅玕實屈原卜居云將與雞鶩爭食乎五臣曰雞鶩喻讒夫爭食爭祿也**士贇**曰江淹詩靈鳳振羽儀戢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老萊子南方之鳥天爲生食樹名瓊枝以琅玕爲實

朝鳴崐丘樹夕飲砥柱湍

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上過崐崙之疏圃飲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士贇**曰韓嬰詩外傳黃帝召天老問鳳象何如天老對曰鳳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五色備擧出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外過崐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丘見則天下安寧淮南子覽冥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邅迴蒙汜之渚偷徉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鶴莫不憚驚伏竄註喙江裔又況直燕雀

之類乎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在西海戌地北海亥地天帝君治處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唐太宗鳳賦云晨遊紫霧夕飮玄霜桑欽水經又東過砥柱間註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曰砥柱也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士贇曰詩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幸遇王子晋結交青雲端

齊賢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晋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白鶴住緱氏山頭擧手謝時人數日去士贇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齊賢曰劉公幹詩感慨以長嘆士贇曰曹植詩中夜起長嘆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踈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鑾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其四十一

朝弄紫泝海夕披丹霞裳【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汙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士贇】曰此篇人多疑兩句爲不類起句殊不知正是取法選詩體如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朝旦發陽厓景落憩陰峯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朝游遊曾城夕息旋直廬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詞中來如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濟乎西極朝馳予馬乎江皐夕濟乎西澨是也此篇自爲一首無疑

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下地註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則若木有二此乃灰

野之若木歟士贇曰劉琨詩揮手長相謝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此乃遊仙詩恣意大言倏而東忽而西故

雲臥遊八極玉顏

不辨是折何處若木也

已千霜【齊賢】曰鮑明遠升天行云雲卧恣天行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神女賦卷温潤之玉顏【士贇】曰列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齊賢】曰莊子天倪註倪際也屈原東皇太一云穆將愉兮上皇【士贇】曰曹植七啓曰飄飄焉繞繞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臨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又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

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齊賢】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招魂云華酌既陳有瓊漿郭璞遊仙詩容成揮玉杯

一飡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

飄揚【齊賢】曰賈誼惜誓曰念我長生而久仙兮
不知反余之故鄉宗愍願秉長風破萬里
浪【士贇】曰陸機詩長風萬里舉何晏景福殿賦
從風飄颻揚此是遊仙詩然以比興觀之亦有深
意觀者其
無忽諸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
鶴儔寄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
機從爾遊【齊賢】曰謝靈運詩搖裔起長津謝玄
暉詩迴瞰滄江流張華詩低飛雙白
鷗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
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謝玄暉詩喧
鳥覆春洲易曰聖人以此洗心莊子天機不張
而五官皆備【士贇】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鮑照
詩曰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詩意
實祖乎此雲中之鶴乃供仙官控御者以喻在

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乃與野人狎翫者以翁閑散之人也太白少有放逸之志此詩豈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而作乎不然何以曰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者哉飄逸不可羈之氣象樂可想見其太白心聲之所發歟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曰沈休文詩秦王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悞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正與此意同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觴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班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命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眞

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娥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齊賢曰神仙傳茅君學道能使金按玉杯自來人前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

贇曰封禪書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上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註詩云野有蔓草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鑑諸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栢枝 [齊賢]曰詩頍弁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郭景純詩綠蘿結高林楚辭上葳蕤而防露註盛貌射雉賦繚繞盤辟魏明帝悲歌行女蘿亦有託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士贇]曰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生而枝正青蜀都賦曰敷蘂葳蕤

草木有所託、歲寒尙不移 [士贇]曰陶潛詩萬族各有託江淹詩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謝靈運詩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王粲詩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

柰何夭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艶色紅彩、雲髮非素絲 [齊賢]曰毛詩桃之夭夭毛萇曰夭夭少壯也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孫炎曰葑蔓菁菲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太白意類此詩鬢髮如雲又曰素絲五紽[士贇]曰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

王顔江淹詩庭樹發紅彩詩云鬒髮如雲陸機詩柔顔收紅藻玄髮吐素華

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

齊賢曰陸韓卿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知古詩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全賛曰江淹詩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此意謂王顔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絶矣尚何言哉詩有比有興所以抒下情而通諷諭也當時君臣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義而不克終者無所不有太白此詩必有爲而作也觀者參之唐史其意自見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飆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

齊賢曰曹子建詩云驚風飄白日古詩浮雲蔽白日海賦擘洪波指太清楚辭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寔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全賛曰揚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陰陽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謝宣遠詩頹陽照通津頹陽落日也日君象以比昏

君殷仲文表曰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東方朔十洲記冥海洪波百丈

龍鳳脫罔罟、飄飖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齊賢】曰龍鳳踰君子網罟踰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討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註馬五尺以上爲駒王氏曰白駒以況潔白之賢人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縶維而留之也【士贇】曰東漢陳留父老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陸機演連珠曰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曹植作王粲誄曰我顧假翼飄飆高舉鮑照詩羈客離嬰時飄飖無定所謝靈運詩去去情彌遲詩白駒刺宣王也註曰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指遭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羅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太白亦人中之豪特君辛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

詩以自遣耳此意明白坦然可見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峩峩橫三川［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上御五鳳樓酺宴三川郡州地理志註華池水黑水洛水數會三川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乃年國體光明赫然謂熾盛貌開元二十三涇渭洛非此三川戰國策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河洛伊故曰三川此河洛三川也［士］［賓］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陸機詩昌門何峩漢書註應劭曰三川在今河南郡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齊賢］曰尚書洪範卿士惟月庶民惟星西都賦煙雲相連東都賦其從如雲

鬭雞金宮裏蹴踘瑤臺邊［齊賢］曰史記蘇秦曰臨菑民無不鬭雞走狗六博蹋踘劉向別録蹴踘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

國時蹋踘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金宮猶云珠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陸士衡樂府北徵瑤臺女【士贇】曰闕雞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裏

舉動揺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

【齊賢】曰唐書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張景陽七命翕忽揮霍班婕妤怨歌行棄捐篋笥中【士贇】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琯唐衡也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後漢皇甫嵩傳曰指揮足以振風雲楊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選古詩棄捐勿復道

獨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

【齊賢】曰夏侯湛誄執戟疲楊謝靈運詩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解嘲序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漢書東方朔傳曰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蓋執戟者侍郎之職也楊雄解嘲曰位不過侍

郎擢纔給事黄門則執戟者其職也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贇】曰此篇前六句意出自梁鴻五噫歌大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爲延賢之地今乃爲鬭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天日以比其君鬭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揺主聽也當塗何翕忽者以喻得其蹊徑而依附之者可以翕忽而暴貴也失路長棄捐者以喻不得其蹊徑而不依附之者終於棄捐而不見用也獨有楊執戟閉關草太玄者意謂當此之時無所守者鮮不依附之矣惟儒者獨有定守閉門著書而已此詩刺時之作也亦有所感而發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豔陽質【齊賢】曰阮籍詩東園桃與李鮑明遠詩豔陽桃李節【士贇】曰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

華若桃李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齊賢曰晏子春秋齊景公謂晏
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
者秦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棗至海而椽其
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
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楚辭九辯何曾華
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士贇曰後漢五行志童謠曰桂林花不實宛轉龍火飛、
零落早相失齊賢曰張景陽七命龍火西頹漢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大火故曰
龍火龍火飛猶云西頹西頹則秋氣將至花實
零落矣詩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阮籍
詩零落從此始士贇曰鮑照詩紅顏零落歲將
暮寒光宛轉時欲沉史天官書東宮蒼龍註角
元氐房心尾箕也又東宮蒼龍房心又周禮冬
官註曰大火蒼龍宿之心又詩云七月流火註
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又國周
語曰火朝視矣註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江淹詩
日零落在中路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齊賢曰七命蕭瑟虛玄潘

岳詩松栢轉蕭瑟士贇曰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又莊子曰樹木固有立矣李善文選樹木何蕭瑟揚雄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此興詩也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其寵衰則易至於棄捐郭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其意却祖荀子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以此見古人作詩皆自學問中来也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 齊賢曰始皇年二十二冠而帶劍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詩王赫斯怒士贇曰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何晏景福殿賦張聖主之神威

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 齊賢曰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三齊要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嶷嶷東傾

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徵卒空九㝢作橋傷萬人

【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註五十萬人守五嶺【士贇】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登岸

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鳸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

【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詳見前詩註左傳九鳸爲農正註曰鳸有九種也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黄棘鳸竊丹行鳸唶唶霄鳸嘖嘖桑鳸竊脂老鳸鷃鷃以九鳸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鳸字作鳫【士贇】曰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爲諭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豈曰小補之哉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齊賢】曰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陸士龍詩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京雜記卓文君臉如芙蓉【士贇】曰詩灼灼其華曹植洛神賦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妒青蛾眉【齊賢】曰楚辭大招朱脣皓齒嫭以姱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贇】曰陸士龍詩巧笑發皓齒江淹詩終覿紫芳心曹植詩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史天官書中宮太白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晉載記符堅滅燕慕容暐姝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

宫弟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此雖非用其事讒載于此離騷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楊雄反騷知衆嫭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蛾眉宋南平王白紵舞曲佳人擧袖曜青蛾

歸去瀟湘沚　沉吟何足悲【齊賢】曰曹子建詩夕宿瀟湘沚毛萇詩箋曰沚渚也古詩沉吟聊躑躅謝惠連詩沉吟為爾感【士贇】曰此太白遭讒擯逐後之詩也去就之際曾無留難雖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　野人得燕石　誇作天下珍　却哂趙王璧　趙璧無緇磷　燕石非貞真【齊賢】曰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

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士贇〕曰蔡邕琴操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瑀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盧諒詩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流

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齊賢〕曰禮記貴玉而賤珉〔士贇〕曰禮記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以玉焉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此詩譏世之人不識真儒而假儒之人反得用世而非笑真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讀之者其將有感於斯詩也歟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葹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嬃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齊賢曰太白意以商紂比懷王屈原同比干竊嘗論之微子箕子比干皆商之宗臣馬融謂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祿位豐盛社稷所寄焉者其心曉然知紂之不可扶周之不可遏各自靖以獻于先王微子抱祭祀以歸周心主於存宗祀也箕子佯狂爲奴心主於傳太法也比干強諫而死心主於紂之改行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元和姓纂屈楚公族羋姓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監察羣下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作離騷以諷諫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令張儀事楚王與懷王會原以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卒行秦因留王
其子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放在草
野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終不見省義不可
以他往遂赴汨羅自沉而死蓋亦比干之志也
人誰不死得其死爲難原與比干真得死者矣
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牧許慎注夷羊土神
商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離騷云薋菉葹
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註薋蒺蔾也菉王芻
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悪草以比讒諂盈室喻滿
朝也補註今詩薋作茨菉作綠本草云藎草葉
似竹而細薄莖亦負小俗名菉蓐葹商支切形
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廣雅謂之枲耳莊子孔
子曰幾不免虎口離騷經曰女嬃之嬋媛兮申
申其詈予註曰女嬃屈原姊嬋媛猶牽引也補
曰說文嬃女子也音須前漢有女嬃取此爲名
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
喻令自寛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
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士贇〕曰史殷本
紀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
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迺

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
其心史屈原者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因讒之王怒而疏屈
平頃襄王立復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
遷之江濱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虎口事
如史記秦二世拜叔孫通爲博士諸生曰先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之類此謂比干以諫死是陷於虎口矣何所爲
而婉孌如是哉詩云婉兮孌兮潘尼詩婉孌二
宮徘徊殿闈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孌崐山
陰註曰婉孌存恩貌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予曰鮌婞直以忘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
註曰女嬃屈原姊也女嬃以屈原剛直太過恐
亦將如鮌之遇禍也離騷謇吾法夫前脩兮非
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
遺則註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
而死鮑照詩孤績誰復論此意謂時無彭咸可
與論比干屈原之心者誰哉此詩比興之詩也
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
昏君也夷羊蒲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蒹

葹盈高門謂小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平之竄死謂當時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䏻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顏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悠悠有感於時事而作風刺諷諫之體兼盡之矣詩云詩云章句云乎哉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齊賢〕曰江賦驚波飛薄爾雅夏爲朱明〔士贇〕曰爾雅春爲青陽江淹詩青春蒲江皐潘安仁詩驚湍激巖阿賈誼鵩賦萬物回薄震盪相轉

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托〔齊賢〕曰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士贇〕曰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

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齊賢】曰宋玉招䰟曰光風轉蕙氾崇蘭些九辯曰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

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士贇】曰楚詞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又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此篇詩意全出於此美人況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鬬、晉為六卿分、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齊賢】曰春秋之後號為戰國言日事攻戰也孟子序周衰之末戰國縱橫

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懌爲一擊缻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强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周制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師中軍上軍下軍尉弁佐凡六人皆卿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昭公二十八年三卿誅公族各使其子爲大夫周定王元年左傳終定王盡二十八年而考王立盡十五年而威烈王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而晉分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爲田氏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完卒諡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子文子無須事齊莊公卒生桓子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乞事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由此得衆心宗

族益強魯昭公三年晏子使秦與叔向私語曰齊其爲田氏矣晏子卒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荼爲太子景公卒立荼是爲孺子景公它子陽生奔魯陽生素與田乞歡乞與鮑牧攻高昭子殺之國惠子奔莒乞使人迎陽生爲悼公還孺子殺之乞爲相專齊政卒子常立爲成子弑悼公立子壬爲簡公魯哀四年常執簡公于舒州殺之春秋書曰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是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太白謂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眞得春秋之旨也【七】讚曰漢書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也史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

族後范中行智伯相繼亡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莊子曰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殺音弑按史記齊世家略曰初簡公即位闞止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我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追殺之郭關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太白此詩其作於天寶間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議之者上

不悅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踈欲諫不可故作是詩引古諭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憂國之意亦可尚矣讀詩者宜細味之

其五十四

倚劒登高臺、悠悠送春目 齊賢曰宋玉曰長劒倚天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士贇曰曹植詩高臺多悲風李善註高臺諭京師也宋玉大言賦曰長劒耿介倚天之外新語曰高臺百仞詩云悠悠我心謝玄暉詩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

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齊賢曰王篇榛木叢也潘安仁詩荊棘成榛離騷云索藑茅以莛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註藑茅靈草文選藑作瓊 士贇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木曰榛榛小栗小棘曰榛詩云深谷爲陵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 齊賢曰嵇康詩靈鳳振羽儀戲景西海濵 士贇曰瑞應圖鳳凰者神鳥也詩云鳳凰

鳴矣于彼高崗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

鸒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齊賢〕曰阮籍詩鸒斯蒿下飛毛萇詩傳鸒斯鵯居鵯居鴉烏也鸒音預〔士贇〕曰詩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李鸒鳩也莊子鸒鳩翱翔于蓬蒿之間註曰本作鸒音預

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齊賢〕曰毛詩晉國風十二篇其十一篇皆刺只無衣一篇美武公耳則晉風日頹可知此意譏晉昭公不能進用賢才親睦九族封成師於曲沃曲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之曲沃武公卒代晉侯湣滅之盡以其寶器獻周釐王王命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至此而後哭其國亡特無益矣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輙慟哭而反〔士贇〕曰晉謝安傳史臣論曰頹風已扇雅道日淪此篇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知小人之得位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謂

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頹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嘗以唐史攷之魏知古上疏諫睿宗爲城西隆昌二公主造金仙玉真觀亦有今風教頹替日益甚之語則知太白此詩以古喻今無可疑者子見乃直指爲毛詩晉國風之事吾未敢以爲然也

其五十五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齊賢】曰齊立國於東秦立國於西東吟西音猶晉侯與楚囚鍾儀琴儀操南音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漢楊惲曰荒淫無度【士贇】曰魏文帝詩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高唐賦使人心動阮籍詩倜儻趣荒淫彼美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齊賢】曰琴操王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璧一雙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鮑照白紵曲千金顧笑買芳

年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瞀不顧王曰
顧吾與女千金【士贇】曰東漢崔駰傳廻眸百
一笑千金

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

【齊賢】曰論語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前緩聲歌曰輕舉乘紫霞【士贇】曰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此詩興也刺世之流連光景貴色而不貴道若有道之士高尚其事者又豈世人之所能識哉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

【齊賢】曰過秦論南取北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時守宰貪穢詭人採求珠遂徙交趾郡界嘗到官未踰歲去珠復還【士贇】曰謝靈運詩越客腸今斷曹植遠遊篇夜光

明珠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越在南地故曰南隅

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 齊賢曰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李善引臨海志註云海月大如鏡白色呂向註云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乃采拾之此言明珠之輝清海月宜其美價傾鴻都也 士贇曰阮嗣宗詩明月濯清輝此海月非江賦王玭海月之謂乃清輝照映如月出於海也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曹植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

獻君君按劒懷寶空長吁 齊賢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劒相盻左傳懷璧其罪 士贇曰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

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齊賢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四愁詩何為懷憂心煩紆王逸曰紆屈也士贇曰洛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盧湛書曰夜光報於魚目沈休文詩寸心於此足詩意蓋謂真儒不遇於世而假儒衣冠者反得位而哂笑焉真儒

之心其煩憂從可知矣此乃太白譏世之作也雖然何世而不知此哉千載讀之猶存感激

其五十七

羽族禀萬化小大各有依（齊賢）曰蜀都賦羽族紛泊鷦鷯賦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士贇）曰莊子曰是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始有極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又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顧御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齊賢）曰說文啁嘐也竹包切楚

辭鶗雞啁哳而悲鳴韓詩外傳云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士贇】曰周周鳥也事出韓子今子見引鶗雞爲註非也按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顚乃御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御羽蛩蛩亦念飢劉向新序鴻鵠六翮而凌清風麃搖高翔抱朴子揮翮雲漢

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齊賢】曰王明君詞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竚立以屏營【士贇】曰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邪此詩全祖莊子韓子二事之意以鳥爲喻言小大各有所依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御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嘆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執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拔者茫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余因發而明之以愧當世在位之賢不能引拔同類者

其五十八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仙廟即巫山神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游地襄陽者舊傳云赤帝姚姫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士贇】曰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臺雲

天空綠雲滅地遠清風來【士贇】曰史天官書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劉休玄詩玉宇來清風

神女知己久襄王安在哉【齊賢】曰江淹詩簫管

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士贇〕曰神女賦序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焉

荒溪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士贇〕曰阮籍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溪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此篇是太白南還時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溪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移

〔齊賢〕曰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毛詩哀哀父母〔士贇〕曰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

萬事固如此

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士贇]曰田竇者竇嬰田蚡也按漢書曰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早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竇太后崩因與蚡爭灌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曹顏遠詩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陸機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書曰世路嶮巇太行孟門豈云嶄絕詩云人亦有言交道實難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齊賢]曰名都篇美酒斗十千廣雅諾應也白馬篇一朝許人諾註諾相然許之辭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徐庶曰方寸亂矣[士贇]曰漢書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又曰貫高能自立然諾灌夫傳已然諾師古曰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沈約詩寸心於此足

張陳竟火滅蕭朱

亦星離〔齊賢〕曰張耳陳餘爲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反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士贇〕曰漢書張耳陳餘傳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後有隙叙傳曰張陳之交遊如父子攜手遂秦附翼俱起擧國爭權還爲豺虎耳又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故曰火滅星離也傳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齊賢〕曰陶潛詩衆鳥欣有託左太冲詩塊若枯池魚〔士贇〕曰曹顏遠詩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此詩譏市道交若必當時有所爲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懽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觀此詩者亦可以知人心之不古已夫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